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叅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

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砢砢截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礪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輿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

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
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倍藤
峽焉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隩谷
層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
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獐
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
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
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

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詔

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

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兵部尚

書王竑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

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

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抒南顧憂而諸將中惟

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閭外之事一以屬雍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

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

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
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
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
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
擣之既至彼地南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
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
應舉無不克心腹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覓耳何煩于

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

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雍延父老問計
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不
能得其要領且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
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遠紛披錯雜
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
豈能悉防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
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
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琪高瑞等帥六萬八

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
白金楊嶼張剛王圯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林
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
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
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
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
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
月朔韓雍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別遣兵斷諸山口賊

聞兵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
捍峽南排柵堅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天下如注官軍登
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
團牌扒山虎壓二芭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撼
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焚烈烟焰蔽天日晝晦賊
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厦諸舍老鼠塞嶺
竹踏梁腦紫荊林峒沙田右營牛腸大岵大塞等寨賊
屋廬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

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
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絕崖懸壁勢
控霄漢林箐叢惡非人所處樹柵據之用千觔礮石大
木轉而下聲若雷巖谷皆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而
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賊發竭舉砲為應自卯至未賊
發竭砲舉大駭雍督將士緣木扳蘿而升援引蟻附漫
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
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

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禁禦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雍何乃殺良民既縛而袂

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
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
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三
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惛悚如小吏一日顧峒賊最強險
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
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
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
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

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葢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
當筭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
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
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
幾何而辦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
請擇雍曰任若自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
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
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

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
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
為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
專命偏將領之瑤撞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克賊畏之既平雍乃上言
諸瑤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
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蠻戎之族不必責以
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

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
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
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
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于碧
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獐人國初曾充戎伍近
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
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獠
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

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
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
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
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
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
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

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
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
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
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為寇至
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
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
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廣僉

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
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分永順兵進
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
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
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
寇弛不為備湖廣兵皆偃旗卧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
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
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

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
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
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
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
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
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
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險設伏待之
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

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
于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
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五
千餘衆進勦八寨徭賊各兵乘夜銜枚襲之昧爽抵賊
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結聚二
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
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古蓬寨破之
連克固安古鉢都者峒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前後

擒斬三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僉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

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
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
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
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
六月堡成閱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
田廬不禁諸徭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
千一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
演疏其事閱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

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
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
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
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
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
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
苦之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

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得人久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由

他徭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寃狀汝
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
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係獄遣
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鞫實坐之若等
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
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競言事果由公丁聽論
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

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畹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諸處賊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威諸徭恣肆久不大創

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
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
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
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
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
白沙灣攻木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
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
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

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渌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饟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

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賂斂兵縱之
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
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
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
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
萬達汝成獻議于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
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
州治以建屯所處款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蔡

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
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崕岬峭削盤矗捫天
高瞰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邃谷矣其徑則引一
綫懸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
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
則牛腸大牯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關而攻也其後
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可裹糧而窮也其

產則密菁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
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
其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烏道蠶叢華有
天門箭括已為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
治建置學校而猺獠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
之則見利犬狴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
癭匏腫樗輸匠不能斲蘧蔭戚施官司不能材神
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赤縣未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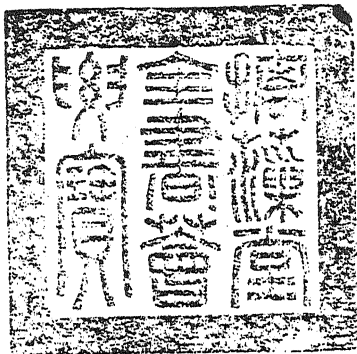
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
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
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癰疥之疾能廢七
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竑所以決戰
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潯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
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憑險歛兵拒戰而王師援木
攀蘿楚歌四合援牽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
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絙奪其世險至于支離

身首剝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秉燾蓋以天兵不
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擊勿失宣暢皇靈
顯彰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苞
孽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
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
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
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
義摩久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

馬上治之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馬啟泰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宗本

謄錄監生

臣姜也魯

謄錄監生

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

四十五
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

晉為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番地無水而常寒多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衛關以西衛七曰哈密安定阿瑞赤斤蒙古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

刺以天山為界授其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
峪城賜金印詔命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
遺意也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黃猝
遇戰鬪須有備敕邊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剌強數侵哈
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璽書諭毋背德終不悛至拘留漢
人轉鬻使至多暴橫邊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
傳為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無子王母弩溫答失力
署國事為亂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亂

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今寇退宜敕復還哈密乃
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
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而土魯番時強
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
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及劫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衆
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撫臣婁良以
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為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
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為蠶食嘉峪外皆強敵而禍中甘

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
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
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擣
二衛宜還兵自為守遂引還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屬
諸衛矣

十二年秋八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貢
且致書鎮巡飾罪稱王母已死朝使至即歸金印城池
然特漫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于苦峪

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歛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

孝宗弘治元年冬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陽好語罕慎聯

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頌言據哈密遣
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
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
敵之強我屢卻歟何小蠢輒與我構且憫然王也姑許
如例入貢請敕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璽書
下阿黑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蘭曰哈密去
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
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

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為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齋敕諭阿黑麻時
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褒予金
幣以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為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文
升謂戎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合
刺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也克力相侵逼必得元
裔鎮之可憐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

陝巴奏令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遣使立之輔以奄克字刺阿木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木郎更引哈刺灰曩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復搆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木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

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強文升不當往
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
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
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克力諸部
怨土魯番刺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
互市為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
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
予貢否則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

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
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侯謙于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
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
其無功下海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
十餘人于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
域諸賈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絕
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

貴人逐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
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
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
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郡謀言土
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躡甘州文升曰是虛聲恫喝我
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
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
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絕人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諳番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筴安出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為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

翦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畧聞且曰不
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以前策
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
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
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
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蘭調知乘千里馬宵遁
惟餘番人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
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

乏糧多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
頗憚中國上念邊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閭皆以
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
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
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
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奄
克孛剌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剌木城駐軍奄克

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及也克力等部中國撓之窘甚令其兄馬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于閩廣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
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
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字刺哈刺灰則拜迭力迷失
共佐陝巴奄克字刺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
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為忠順王而釋寫
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初以國亂
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為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留家之
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剌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拊尅諸部阿孛剌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剌陰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剌往諭部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剌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

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字刺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携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尋逸出城

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至
哈密奄克字剌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剌哈三不可護至
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
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克字剌往不從奄克字剌
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
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
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
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

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戎官賜之金幣撫戎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衆至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遺責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

敕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衛如

遇土番內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遺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啗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

完寢其奏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刺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遇事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質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糜其意滿速兒聞留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

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
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芮寧出禦土魯番鋒銳甚
芮寧陣沒亾七百騎兵迫城下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頗
為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回及都督失拜烟荅等
凡衷甲者捶殺之嬰城守調屬部兵劫其老營而潛遣
使誘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
廉及奄克孛刺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
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

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又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郅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覘知王瓊與彭澤郅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尚書石玠

曰大夫出使于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
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衆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
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
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
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阼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
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
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

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聞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其使閉關絕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遇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縻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羈留貢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讐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

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議遂寢尋王憲為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土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璉桂萼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乃可寧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即上書論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疇誣罔璉萼擬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

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失寔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為土魯番所忌得不死戍邊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 十二月牙木蘭率衆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為土魯番所掠黥面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懼率屬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糾瓦

刺冠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却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于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
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
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烟荅子米兒
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置沙州土
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
孛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
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

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
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藩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
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民力
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
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
之母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
棄大寧交趾何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
自罕順以來狎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兀朮和

寧順寧安定俱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
存亡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
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
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璠等
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于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
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
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即率諸戎寇肅州會

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來降人
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荅妻兵部因請許土
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為期使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
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
無何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諸戎部落皆為薦食失故
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寇窟西海瓦剌巢北山河西三面
並居寇盜守臣頻歲備羌戎無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叩邊而臣即仰

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殫財隕兵浮河抵漠其與蒲桃天馬安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亾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連寇扼其吭而有之為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即位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

吳通好必取荊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
活僅鑄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
其後乘喪納主盡非長策阿黑麻既壯復修夙讐
再殺罕慎孝宗仍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
就執張海見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畧楊翥
議乘間夫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
絕塞諸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厯安息臨西海而
進等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

不遇敵死，畧盡，僅得空城為世口實。中國長技，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繒幣邀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矢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被兵焉。封疆之寇。

未除中朝之鬪旋作左袒彭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為赤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為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訐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大帥如奕棋視岩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藩甌脫又當罪從末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高帝授平涼衛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牧射獵為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貲力雄諸族成化初字

來毛里孩內侵土達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字來字來喜
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與土
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泰以狀聞于巡撫
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四所陳介下吏捕治
之滿四累縱佚不知法頗危懼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
傑欽諸土達賄利為餽李俊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
為亂滿四姪滿璫為平涼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
四張把腰甚急璫素慙不知滿四等異謀率眾往捕滿

四知之俟璫至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遂刼璫號

集諸土達以四月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千
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
容數千人山罅皆墻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
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
如拱壁狀山後悉築墻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門僅容
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
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

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王李俊
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
靖鹵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
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
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
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
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候綏延兵
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

即出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
有卒馮信頗知兵言于介等曰賊雖降誠偽叵測然我
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
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欺我兵至此豈可
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
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梃而鬪官兵大敗任壽吳
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失軍資甲械
千數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

獮凡係土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
無算且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
傑等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叅
將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
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月
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旦于營外得賊所遺書
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
議進兵方畧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忠與

文升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叅將胡
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右叅將夏正
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總兵林盛由
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期三日諸路少出
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
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歛衆入城伏羌
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
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

斬甚衆忠為流矢所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却劉玉
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
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曰勝負
常事耳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
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朝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
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寇奏遣
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
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

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信等以忠異

已各煽浮言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分
在秦中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
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
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督兵
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
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
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
下挑戰至暮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

戰勝則利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
州兵三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
會日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
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等詣城下
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馳遶門外以
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帥數十騎往叱賊使
歛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叅將激變故乞宥死請降
忠等言劉馮二人朝廷已械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

宥爾死又問滿璫曰爾被刳入城非反者璫乞命忠
等遂納其降撫璫歸營而滿四狐疑復走上山明日復
設木柵請戰不降十一月諸將相持久時天寒甚士
卒墮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倘有外
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
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能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車
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攻具甚懼漸有出
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狸

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狸出營遠汲被擒忠先
揚言斬之虎狸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
鈎賜遣之令為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
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狸請自效且曰賊
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于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
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
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
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

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狸約乃伏兵東山口滿
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
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擣城忠
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日城中復
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
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玉欲撤兵退令
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大小三百餘戰殺
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

必為陝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
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
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
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
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狸家文升謂忠曰石
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牆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
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餘賊百
餘人走據慧筲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四十一
同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并
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
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于石城
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瑳蒂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
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于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
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為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貴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叅將劉清飲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劫滿璫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城

去平涼千里而遙緣峭壁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鄙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知滿四者恃債轅之小犢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偽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謖之輕出則街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關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文升躬擐甲冑

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獸自斃而且金
鉤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
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鹵之奉
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
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忠
以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郗部遣罷豈非
意思安間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辦賊之方由于將
帥命將之畧本于政府所喜者彭時斷其就擒商

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比
于真長料桓溫之必克郝超識謝玄之有成猶為
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
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闕梁則
尤長駕遠馭之規母俾易種于茲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詔赦天下
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發原
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僧國師
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豎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

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 冬十月召致仕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初太監懷恩以直道
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
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恕至京庶吉士
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
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
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其居
冢宰銓政多釐正焉 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
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箠皆
密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
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
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 禮部右
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先是濬以
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
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

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荅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 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 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 二月上耕藉田畢宴羣臣教坊以

雜伎承應或出褻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
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時山陵未畢而中官郭
鏞請選妃以廣儲謝遷力言不可文升主之御史以糾
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
論偉之 三月上視學釋奠先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
禮于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 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
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教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
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

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
死為伍情寔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
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
人上命吏部皆起用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

疏上嘉之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
皆呼先生而不名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
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
不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

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脩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

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
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
節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言尤剴切夏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
吉不報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
言當超遷待以不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
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尹直為
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

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言寔合而為一請亟遣斥以應災異以
回天心不報御史魏璋附言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
六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 冬十二月
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
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
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 二月御史湯鴈

壽州知州劉槩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
萬朝廷不欲開言路萬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
官萬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
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唱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萬萬家
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萬手提牛
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萬復安之
兆也萬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
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

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鍤上言
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萬等皆以言獲罪寔
大學士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
疏留中鍤謝病歸 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為吏部左
侍郎王恕為尚書得韶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詔求直
言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奇

巧却珍貢慎毀譽重諮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三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敏
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飛
走之所上從之 夏四月定預備倉 冬十一月有星

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言正
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
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
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

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教化六事
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
以端教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
化之地均撥厯以拯教化之弊 三月御史鄒魯誣奏
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餽遺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
平劉吉吉銜之會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魏紳補
之吉遂嗾魯有是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

之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恕時有
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
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
之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
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
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為劉綿花謂
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為之吉因奏舉人

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禁除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母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園詔罷還之 夏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畧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 五月遣

廷臣賁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 冬十月中官傳旨以
通政經歷高祿為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
執奏止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
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
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敝近年以來
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
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大

學士丘濬之言也

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郎張

悅上弭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吏部尚

書王恕致仕時大學士丘濬與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

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部尚書

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

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

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

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歸于是言官交

章劾濬媚嫉妨賢上不聽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禮部
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
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
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
笑詔還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
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勿欽且設內

閣者寔欲其議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阿附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 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禮部尚書倪岳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孟軻韓愈為證反覆數千言上讀之而悟詔中止天下誦之 十二月倪岳彙奏各處災異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類集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類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切為上言之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災變異常皆由奸宦楊鵬李廣所致不

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
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
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飭武
備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諫燒煉
齋醮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
憲宗宋徽宗為戒上嘉納之 冬十月中使取寶坻港
銀魚并取麻峪山銀礦橫索害民順天巡撫都御史屠

勲疏言不可詔戒中使俱止之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三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

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嘗召內閣不過數語即退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見帝天姿明睿廟算周詳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詔求直言祠祭郎中王雲鳳上

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上嘉納之 秋
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
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
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
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
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
之罪一時貴戚近倖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一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周經言皆係小民脂膏上

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九月清寧宮災勅羣臣修省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以少監莫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

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已而太監蔡昭請
廣祭墓祠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 十一
月下詔寬恤天下 議修清寧宮兵部尚書馬文升請
發內帑免征派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
之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疏請禁內降弭災變大意
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積數十年不可得而奔競
之士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為訓又曰今日

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
內批之降陛下當遠宗堯舜豈可襲末世之弊轍乎下
所司知之 六月刑部侍郎屠勲勘壽寧侯與河間民
構田事直田歸民勲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
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尺寸地臣以為不可上嘉納從之
秋九月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
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清寧宮興工詔
番僧入宮慶讚吏部尚書屠鏞上疏諫甚剴切末云自

今以後乞杜絕僧道停止齋醮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使天下後世有所取則上悅從之

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上

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暮四方朝貢奚所瞻觀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

二月命戶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進會巡撫高銓勘之寃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業以利左右進以為然遂勘實上疏係民業宜予民上從之三月給事中曾昂上言以邊方調度日煩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

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衆皆服其議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宗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飭邊備上嘉納之
六月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廼屬庫藏之

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寺柄臣之禍請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正人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祇畏變異痛加脩省勸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絳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瀚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

實屬者所陳當如拯救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
斷何以為理疏入從之時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報可
三月保定撫臣獻白鴉以為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
不當奏詔斥遣之 秋九月詔遣中官王端往武當設
像脩齋大學士劉健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
各疏諫上遽止 冬十月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計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曰
天下觀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文

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
貴人掖之下陛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召兩
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已
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一歲再求去皆
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素用卿而數辭疾
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
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
召問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

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對曰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

而擇行之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

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寔支
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
覬覦之徒干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
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邊圉
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十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
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

害上皆納之 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

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
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
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上召大夏示
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
上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
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

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祿供奉內府自有常額成化以來內員漸繁常供不足乃責京師邸戶辦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祿日辦煩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復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敕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

省光祿金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敕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夏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

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盡可托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

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
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
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
竟允珪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
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
李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脩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
健疏諫止之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

韓邦問疏諫止之 夏五月敕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

朝覲官據撫按語多失寔務備細叅訪精白一心秉持
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小王

子寇宣府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燕河營以備之太監
苗達謀帥師擣其營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寧之捷大
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
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即爾太宗
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人

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
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
而戴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人誤事
遂止珊亦以材見知上御文華有所召對必大夏再宣
必及珊 秋九月清寧宮未完旨下兵部撥軍工萬人
劉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為此也上言減去十
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
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

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用
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

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
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
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臣等敢不
盡心諸臣叩頭出 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
請免立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
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
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
曰小佐爾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
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
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
大夏一憊患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
珊寔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

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
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
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二
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
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 三月戶部主事
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
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

于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
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
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二張
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
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既
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
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懼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
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

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
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
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太夏頓首謝曰陛
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
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
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季

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啓甲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予所聞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已過宜也漢文止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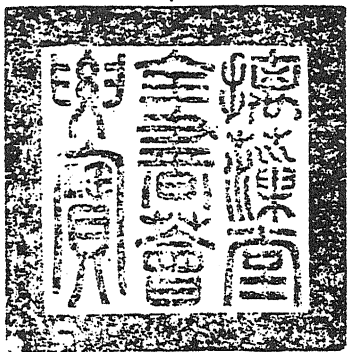
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開天章閣
圖治韓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孝宗之世明有天
下百餘年矣海內乂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
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
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
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
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
花釣魚歌鳳凰于卷阿醉豐草于湛露流連清讌

擬迹成周恣詠太平比蹤虞德者也當是時水鑑
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
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
戴珊夫孔甲好龍真龍降泰孝武好馬天馬西來
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開外吏封還誥敕
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姻黃鐘大呂能生瓦石
之音帝室皇居不棄樞樞之器雍雍濟濟斯為盛
矣然而郭鏞李廣以中官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

燒煉齋醮以方士進番僧慶讚以沙門進夫弘恭
石顯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防隲不絕馬鄧之世牛
腹玉杯能號後元譯書天竺進自永平蓋盛陽之
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無共鯨得志則虎變失
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泥蟠是故管隰在
朝刁開難亂孔明作相黃皓無權世豈有無小人
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安危倚伏不可不
審也聞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瑟

專一出自掖庭元鳥呈祥遂在中宮尤古今僅事
云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崇本

膳錄監生

臣

衛子忠